

再回首已是百年身
物是人非事事休
如花美眷，似水流年，若这
般，都付与断壁残垣
漫长的等待由纯白变得苍白
由苍白变得灰白，碎成弥散在
空气中的小小尘埃

兄弟

Brothers

晴川 著

中国三峡出版社





兄弟

©Brothers

晴川 著

中国三峡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兄弟/晴川著. —北京:中国三峡出版社,2005.8

ISBN 7-80099-932-7

I.兄... II.晴... III.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5)第 073154 号

中国三峡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北京市海淀区太平路 23 号院 12 号楼 100036)

电话:(010)68218553 51933037 (发行部)

(010)51933035 (编辑部)

<http://www.e-zgsx.com>

E-mail:sanxiaz@sina.com

ybs5193@163.com (编辑部)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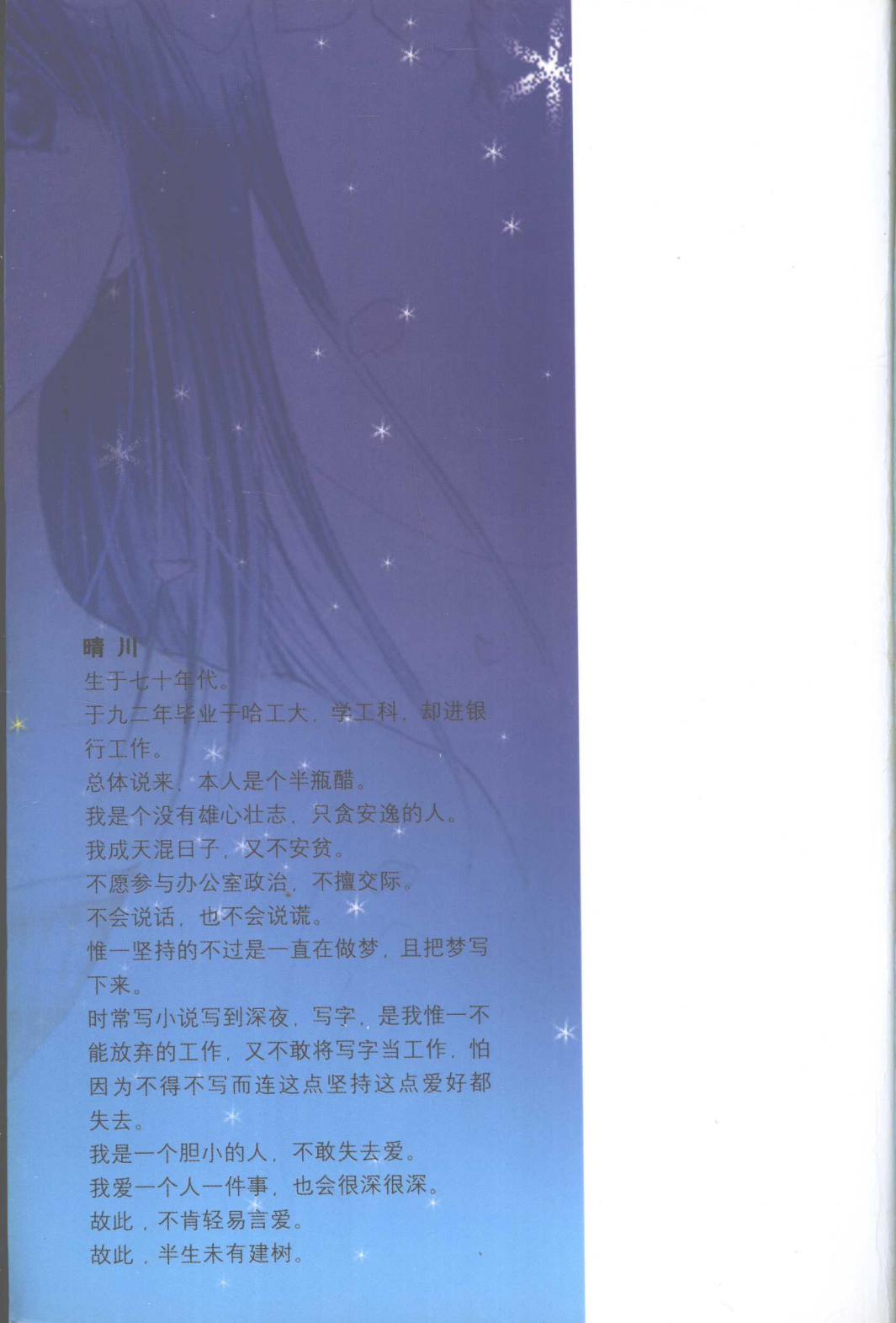
三河市腾飞印刷厂 印制 新华书店经销

2005 年 8 月第 1 版 2005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
开本:880×1230 毫米 1/32 印张:7

字数:156 千字

ISBN 7-80099-932-7 定价:18.00 元



晴川

生于七十年代。

于九二年毕业于哈工大，学工科，却进银行工作。

总体说来，本人是个半瓶醋。

我是个没有雄心壮志，只贪安逸的人。

我成天混日子，又不安贫。

不愿参与办公室政治，不擅交际。

不会说话，也不会说谎。

惟一坚持的不过是一直在做梦，且把梦写下来。

时常写小说写到深夜，写字，是我惟一不能放弃的工作，又不敢将写字当工作，怕因为不得不写而连这点坚持这点爱好都失去。

我是一个胆小的人，不敢失去爱。

我爱一个人一件事，也会很深很深。

故此，不肯轻易言爱。

故此，半生未有建树。



策 划：清大视野
特约编辑：米 粒
责任编辑：王 杨 穴京华
封面设计：758 创意公社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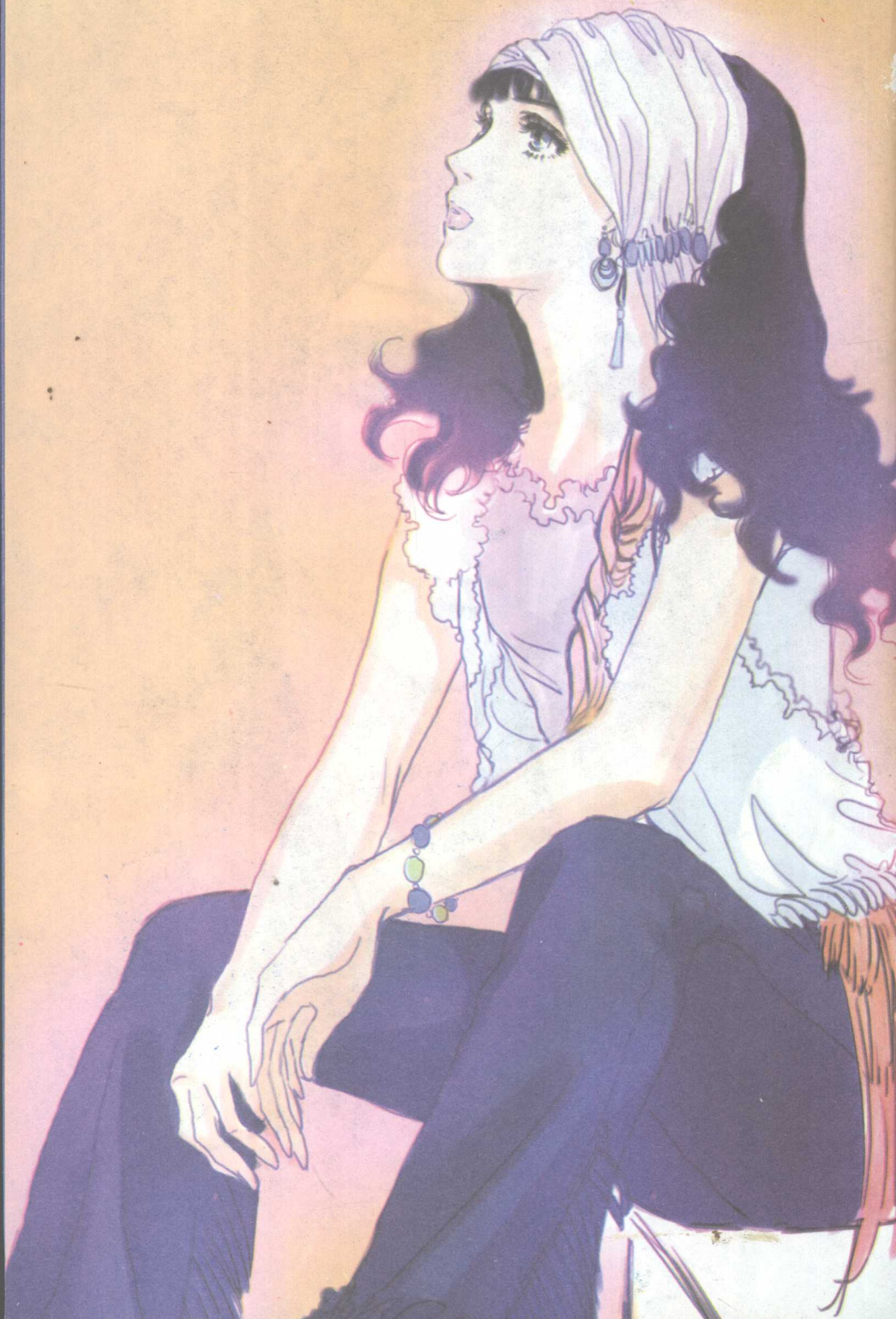
晋江原创网推荐

此为试读, 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








序 言

晴川从 MSN 上跳出来找我，希望我为她将出版的新书写点什么。

几分钟后，她发过来一篇文章，名字是《兄弟修改版》，我存下了，没有去想什么，又埋头自己的事，准备像以往帮朋友或是编辑们写东西一样，等到交稿最后一晚才来猛赶。

约定的时间很快到了，晴川的笑脸又从 MSN 上跳出来，灿烂得让人有点心存愧疚，于是一边把她哄去玩洋娃娃一边赶快拿出她的稿子来考前冲击。看到开头却不由一愣，再看吸了一口凉气，于是跳回 MSN 把晴川揪出来道：“原来《兄弟》是你写的啊。”晴川吸着棒棒糖很天真地冲我一笑。

原来我很早就在网上看过这篇小说了，那时是经朋友的转贴加极力推荐。我很少能在网上看长篇，但那次一口气看完了，的确是少见的好文章。一直以为作者是个经历颇深的年长男子，没有想到过了两年，这篇文章的作者竟然就这样笑嘻嘻地跳到我面前来了。

这是一个关于复仇与报恩的故事，一个人对你好，原来是为了能更深地伤害你。但是当你陷入冷漠的世间，你会疯狂地想要抓住什么；当你在冰冷的海中挣扎，你会宁愿跳上恶魔的船，你依恋他信任他，因为只有他肯向你伸出手来，并为此堕入地狱也在所不惜。

故事中始终只有四个人：两兄弟，和爱着他们的女人。这两兄弟有着骨子中的相似，同样面对艰难世事时的孤傲，不肯乞求怜悯却紧紧握住惟一的亲情，于是更加不能容忍丝毫的背叛，害怕对人袒露自己柔软的渴望，痛入骨髓时紧咬牙关。总是为了太多的必须去做而牺牲了自己的生命与热情，于是再没有勇气去爱护一个人，拥有再多的权势财富却依然脆弱无比，要靠伪装无情来虚弱地生存，不惜放弃所有也要守住仅有的一点尊严。

可是，爱是没有尊严的。

爱着他们的女子也许更深深地体会这一点，吃了多大的苦花费了半生，只想听到一句“我爱你”，好证明自己受的一切苦痛都值得，心甘情愿对自己说“我不后悔”。

也许真是她们爱错了人，偏喜欢那冷酷面具后一闪而过的柔情，那霸道凉薄的招来与挥去，告诉自己是情愿的啊却又偏不甘心，非要追问一个答案。于是越受伤越逼近，直到耗尽最后一分力气，在得到那个承诺的一瞬间容颜苍老。

相比其他小说而言，《兄弟》是真正摸触到女人内心深处的任性与疯狂的，把朋友拉上床从而没有任何朋友不能自拔如卫卫也好，在向心爱的人献上处女之身后抛下一百元钱高傲自持如黄萱也好，都渴望能用一生换一个梦想，这梦想比男人的恩仇功业更坦白真实，把文中兄弟父子间的仇杀主线映得无比苍白。

读完后几乎忘了所有的情节，只记得两个懦弱的坚强男人与两个执拗的痴迷女人的纠缠。这就是人生，男和女从一被分为二，经历了太多撕心裂肺的痛，所以再想从二合为一，也必须无惧于同样的苦。

今何在

2005.7

引子 各自飞

那一年，梓为十五岁。

上初二。

那天天气好。

梓为很无聊，放学后在路边闲逛。

路上有几个男孩子围住一个梳着马尾巴的女孩儿。

那女孩儿梓为认识，是他们班的语文课代表。

梓为过去，叫：“黄萱！”

初中的小男生，本来也没胆色在大街上做什么，不过是说些让小女生脸红的话骚扰一下，见到有人出头，反倒觉得兴奋了，立刻作势要围过来，想仗着人多，揍人取乐。

梓为从路边拾起一块砖头，冲了过去。

结果，一个孩子的鼻骨断了，血流了一脸，另外几个孩子跑了。

梓为不是一个好孩子，从来也不是。

他没有打抱不平的意思，他就是手痒，打架多有意思啊！而且他总能打赢。黄萱远远地站着，羞怯地向他微笑，涨红的脸上有些感激，也有些畏惧。梓为也笑了，他很得意，有型地向小女生挥挥手，转身走了。



回到家，在楼梯上已听到吵闹声。

喧嚣里似乎还有他父母的声音，梓为飞奔上楼，刚走到三楼半的时候，便看到父亲夏顺被三五个人推推搡搡地拖下楼，手上还戴着手铐。夏顺看见梓为，不再高声叫嚷，只是默然，低头经过他身边。下到三楼时，他忽又回头，深深看了梓为一眼，直到被人推着往楼下走。然后就再也没有回头，从头到尾都没有和梓为说一句话。

梓为站在楼梯平台那儿，呆住了。

回到家，看见母亲蓝欣呆呆地倚在门上，母子俩并没有表演抱头痛哭，只是默默相对。那天，直到深夜，才听到母亲房里传出哭声；而梓为，一直没有哭，仿佛父亲于他而言，只是一个路人。

第二天，梓为接了一个电话，电话里的人问：“是不是夏顺家？”梓为已经懂得说：“他不在。”那人问：“你是谁？”梓为觉得无趣，便挂了电话。一会儿电话又响，蓝欣接了，没说几句就变了脸色，连梓为的父亲被抓走也没见她如此激动：“什么！你说什么？不可能！”她放下电话，双手发抖，颤声道：“不管谁来，我同他拼了！”

但是人来时她并没有同人拼命，开门时她已经又怕又惊，完全失去了斗志。门外站着一个剃着平头的年轻男人，他的衣着与身体语言，散发着危险信号。看他那样子，似乎很温和、很平淡，但就是让人无法忽视，让人止不住地畏惧。他是夏顺前妻的孩子，这个孩子，曾在他家中生活过一段时间，当年倔强的孩子如今有一双令人生畏的眼睛。她后退一步：“是你……来了……”如见了鬼一般。那个年轻人，一边打量着房子一边推门进来，无视蓝欣那软弱的阻挠。然后，他才低头看蓝欣：

“好吗？蓝姨！”蓝欣一步步后退，仿佛非常害怕，她说：“原来是你，梓行！”那个人微笑：“蓝姨还记得我！”

小小的梓为此时已经站在母亲身后，一脸的敌视，仿佛要保护母亲不受伤害似的。梓行看看他：“这是梓为吗？已经这么大了，我走的时候，他还没有桌子高。”

蓝欣结结巴巴地说：“你，你回来干什么？”

梓行转过脸来，看着蓝欣，那张脸没有表情，眼睛里一闪一闪亮得出奇的光不由得令她惊怕。他笑了：“是，我回来了。”梓为从没见过这样冰冷的微笑，只能算一个表情，那双眼睛里有种石头般冷硬的光泽。

他走近一步，太近了，近到蓝欣必须抬头仰望他的脸。夏梓行低下头，对着蓝欣的脸说：“我来收回，我的房子。”

蓝欣觉得头晕，仰着头很累，她慢慢低下头，看着自己那已经有些破旧的鞋子。祸不单行，夏顺一去，她与儿子竟无立足之地，蓝欣泪流满面。

梓为惊异：“你的房子？哪儿是你的房子？”

蓝欣勉强道：“梓为，没你的事！”

梓行却愿意向梓为解释，他微笑：“这里，梓为，这房子是我爷爷留给我父亲的，我父亲留给我母亲，自然应该由我继承。你们住了这些年，也就算了。”

梓为惊骇：“什么？妈妈，这是真的？”

蓝欣掩住面孔，不出声。

梓为惊问：“那我们住哪儿？”

梓行轻声地：“蓝姨，当年我走时，并没有人问过我能住哪儿？”

蓝欣痛哭：“不是我，不是我——”

梓行沉默。



BROTHERS

是啊，不是她，她从未出声，想当年他只是一个孩子，是夏顺赶他走，把他从他的房子里赶走，令他流落街头，不是蓝欣，蓝欣什么也没有做；不过，那样一个成年人，面对一个幼儿的悲惨遭遇，什么也不做，一声不是我，是否就可洗清自己？

梓为急了：“妈妈，你别哭，到底怎么回事？”

住了多年的房子，竟然不是他们的。

梓行的声音不高，可不知为什么却相当清晰：“别哭，蓝姨，我并不想让你们流落街头，可这是我父母留下的房子，我必须收回。蓝姨，告诉我，你需要多少时间搬家？”

蓝欣不语。

梓行带点疲惫：“好吧，我不着急，你们先住着，找到房子通知我一声。”

临走说：“一年的时间够了吗？蓝姨？”蓝欣不语，梓行笑笑。他走了。

梓为问母亲这个人是谁，蓝欣说得很简单：“他是江南同你父亲前妻高洁的孩子。”难怪，梓为隐约觉得有那么个人曾在他们家住过，而且父亲对这个管他叫爸爸的孩子非常不好，他这个大哥似乎经常挨饿挨打，后来这个人就消失了，至于他去了哪儿，怎么样了，梓为就不知道了。原来他父亲结过两次婚，怎么从没听人提过？原来父亲的前妻是个未婚先孕的不良少女，那么这个房子又是怎么会从那个江南的手里落到他父亲手里的呢？梓为还想问，蓝欣疲倦地阻止他：“回你屋里去，让我安静一会儿。”

“——好是不，好是不”哭喊声蓝

爆发出声

1

姑姑家的透风篱笆

找房子哪儿那么容易，到哪里去找？那个时候还没有流行租房子，就算租，他们也没有钱，更不用说买了。

所以，蓝欣决定结婚。她同样为这样解释：“我们就要没地方住了，你可以去姑姑家借住，我只得想别的办法。”梓为瞪着她，出不了声。发生了太多事，梓为不是不怕，只是他已经没有力气表示他的惊惧了。蓝欣吸一口气：“梓为，我要结婚了。”梓为依旧瞪着她，一个人首先要自救而后才能救人，梓为知道他母亲不是那种有生存能力的女人，他能说什么呢？

他被送到姑姑家，自打他进门，那夫妻二人就沉着脸。显然，他父亲的家人同他父亲一样没有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心。而且，他的父亲亦没有善待过家中的别人的儿子。

那两人不出声，梓为也不出声，十几岁的孩子最敏感不过，在亲生父母家里还要出问题，何况是寄人篱下，林黛玉不就是这么死的吗？梓为被父母宠坏，他不是那种懂事的孩子。

不知为什么，姑姑家里总有种复杂的味道，混着廉价的香水味儿，还有一种始终弥散在空气中的、家具器物上的潮味儿；就连那颇昂贵的沙发本应有的皮革的香味儿，仿佛也凝成了僵硬的黑色的臭味儿。一回到家中，梓为便觉得全身不自在，但，更不自在的好像是姑姑和姑父。两人都不说话，而且不



加掩饰，姑姑总是在屋里走来走去，而姑父则坐在他对面，双眼看着半空，不说话。梓为知道，这个地方他呆不下去了。

梓为第二天没有上学，他去找他的母亲。母亲在一家小厂里做工，从大门进去转许多弯，自一个破旧的木门高抬脚，进去后是个半地下的嘈杂混乱的屋子，里面机器轰鸣。在众多面黄肌瘦的女人中，他一眼便看到了与其他人相比还颇有些风韵的母亲。虽然已经许久没有见面了，但母子俩并没有什么话可说。母亲没有表现出关切，而他，也很默然。母亲虽然没什么学问，不懂人情世故，但也不笨，立刻明白是什么事。她说：“姑姑家不好住？什么地方也不好住。”从兜里拿出钱来给梓为：“我也不好过，二婚还能找个什么样的！还不如你那个混蛋父亲。”

梓为收下钱，没再提出要求，要是那个继父同他的混蛋父亲一样的话，他实在不敢提出同母亲住，因为他依稀记得父亲当年是怎么对待梓行的——那个不是他骨血的“儿子”。要走，只好走，梓为才能流出泪来。他，真的孤单无助了。

梓为不想回去，但也无处可去，他在街上来来回回地走了一天，又累又饿，但没有奇迹发生。梓为哭了又哭。小说里的人物总是在最紧要的关头或走投无路时遇到奇迹，梓为没有遇到。他想，除了在姑姑家忍受下去，他没有别的选择了……但如果还有选择，只要还有选择，不管是什么，他一定会离开。

回去晚了，并没有人管，只不过也没人问他吃没吃饭。实在饿，梓为去开冰箱，冰箱里一点儿吃的都没有。忽然，姑姑冷冷地说：“晚上六点开饭，过时不候。”梓为关上冰箱，声音不小，他从来都不是好孩子。姑姑正要骂人，他已摔门出去，明明寄人篱下，但他的脾气比谁都大。